

其文雄勇猛健，使人心悸而胆栗；世家龙门，念神禹之巍功，西使巴蜀，跨剑阁之鸟道，上有摩云之崖，不见斧凿之痕，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；讲业齐鲁之都，观夫子之遗风，乡射邹峰，徜徉乎汶阳洙泗之上，故其文典重温雅，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。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，可惊可愕，可以娱心，使人忧，使人悲者，子长尽取而为文章，是以变化出没，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，今于其书观之，岂不信乎！

予谓欲学子长之文，先学其游可也。不知学游以求奇而欲操觚弄墨，纫缀腐熟者，乃其常常耳。昔公孙氏善舞剑而学书者得之，乃入于神；庖丁氏善操刀，而养生者得之，乃极其妙，事固有殊类而相感者，其意同故也。今天下之绝踪诡观，何以异于昔，子果能为我游者乎？予欲观子矣。醉把杯酒，可以吞江南吴越之清风，拂剑长啸，可以吸燕赵秦陇之劲气，然后归而治文著书，子畏子长乎？子长畏子乎？不然断编败册，朝吟而暮诵之，吾不知所得矣。

（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《历代文选》）

明 经 堂 记

〔元〕马端临

扬子云言：“古之学者耕且养，三年通一经。”嘻！何易由也？自西都以来，大师以百数，得圣人之遗经于残缺断烂之余，为之训诂，转相授受，至元成间彬彬矣。然且一人不能独尽其经，或为《雅》，或为《颂》，习淹中者昧后苍，宗《公羊》者废《左氏》，其专固如此。及其流传既久，诸儒集厥大成，然后马季长博及经传，郑康成兼明《诗》、《礼》，孔颖达、陆德明遍疏诸经，其博赡复如此，自以为至矣。至于近代欧、苏氏，河南程夫子，紫阳朱先生，丽泽吕成公，宗工巨儒代兴，斯文之录，取昔人之所谓简要深沉者，披析解驳，辨学术于渺忽，探圣域于幽微，本源正大，义理逸出。而后学者，始得以见天地之纯、古人之大体，为宇宙以来一大快事。盖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自羲皇迄晚周二千余年，而经始备。有训诂来，先儒磨砢讲习，青于蓝，寒于冰，以深得圣人之意。又自西都至宋千三百余年，而经之旨始明。然则谓以耕养余闰岁计之，而能通其义者，非深于经者也。夫何经之旨浸明，而谈经之士浸陋，盖自以是设科，而后有设棘之机、学究之诮，郢书燕说，帖括腐败，横流而不知止，每下愈况以为经羞。上之人诿曰“尊经”，经之所尊者此而已。下之人诿曰“明经”，经之所明者此而已。无怪乎排斥摈弃之余，科不立、学不讲，而所谓经者，始视为咕哔，始事借以记姓名便书。言政者存而不论，言教者习而不察，以至此极也。三源王君玉冈，绳其先人之志，以“明经”名，家塾蓄书种文，将以其劬躬者寿后，征言于予。夫二千年之经烬而未亡，千三百年之经旨蓄而尽泄，而方坐科目征察为之癥痼，以取鄙贱，此固志士之所永慨也。无心经世纲，有道藏邱山。其时君家中箱旧物，缄其说余，储以腹笥。倘有长头问事、毫期称道不倦者，尚当与君倾困倒廩而从之游。元贞乙未腊月。

（原载乾隆《乐平县志》）

农村产业结构变革势在必行

——乐平县的调查

〔当代〕刘祖三

最近，我对乐平县农村产业结构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一些调查，深感党中央提出调整农村